

健康·家庭·工作·写作（上）

——序东瑞《幸运公文包》



健康·家庭·工作·写作

——序东瑞《幸运公文包》

蔡瑞芬（香港华文作家、出版人）

为东瑞写序，这已不是第一次；只因他不愿麻烦别人，写序还得将书稿从头到尾读一遍，也就由生活的另一半、创业拍档及旅游旅伴的我来写几句了。

我的文字学术性和文学性都不强，却是比较实在和率直，多数以我的了解和观察角度来介绍他出的新书的内容，说的都是有关的话题。记得在东瑞《我的写作生活》那篇文章里，有一段文字自我描述了他对日常工作的排位：“四十年来出版的著作多达一百四十五种，有的人就推论我是专业作家，那是大大地错了。我的正职是出版社的总编辑，写作一直是业余的。写作，不但不

是我生活的唯一，而且排名榜上排榜尾，第四。依次是健康、家庭、工作、写作。理由是：没有好的体魄，什么都干不成，万事皆休；没有家庭的支持，我缺乏了重要动力；没有正职，生活没有来源，饿死难道还可以敲键吗？所谓“生存、温饱，才谈得上发展”，我们七十年代移居香港的人，体会尤其深刻。最后才谈得上写作这个兴趣。”本书六十余篇文章，大致反映和体现了他说的内容和排位。

从二零一四年开始我们每年频繁地出游，二零一四年到西欧，二零一六到北欧，二零一七年到东欧，内地到了不少地方，东南亚一些国家也成了常客。这几年，东瑞除了归来写了大量游记，也写了不少生活素描、人生随笔。朋友都说退休后日子在不知不觉中

溜走，不知干些什么？都说东瑞办事效率高。是的，不知“退休”为何物的他，常说有二十四小时也不够用。只因他做自己喜欢的事外，也为家庭、朋友、社会等等付出。一直到二零一六年和二零一七年，他才能静下来写那两部后来参赛得奖的长篇《风雨甲政第》和《落番长歌》。

东瑞的散文，在二零零八年出版《雨中寻书》（艺术发展局资助），二零一一年出版《为何我们再次相遇》，二零一三年出版《走过红地毯》，二零一五年出版《飘浮在风中的记忆》，按照东瑞每两年出一本散文集、一本小说集的态势，这一本《我的公文包》本该在二零一七年就出版，无奈去年出了《香港你好》（介绍香港风土人情的月刊专栏结集）及小小说集《清汤白饭》，散文集就押后，到今年才出了。于是稿件又累计了不少，只是略选部分出书。

本书分四辑。

从《港岛居》一辑可以看到东瑞每日生活非常有规律，兼顾到各个方面，写作不是他的唯一。他捕捉的题材，微小如《读一朵花》，那是一次与花相遇的思考，博大如《双骑结伴攀

虎山》，时空跨越几十年，描述我们走过的路。本辑写的都是我们的日常生活。

从《家相册》一辑可以看到东瑞对家庭的重视，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，他选篇的有趣且用了不同笔触，把父、母、妻、儿、女甚至孙女都写齐了，也描述了自己的个性、创作、领奖的愉快，其中《大麻哈鱼情结》分量很重，写的是对故园的理解、抒发了对曾经生活过的地方的感情和寻觅。

从《域外叶》一辑可以看到东瑞活跃的写作思路，收的都是游记，涉及了印度尼西亚、泰国、马来西亚、意大利、法国、俄国、挪威、德国等国家，只是他这几年所写游记的一部分，篇幅长短不一，笔法多元化，有严格意义的游记，也有随笔式的，无论哪一类，相同的都是有感而发，绝不无病呻吟。我和东瑞近三十年，为共同的事业努力，平时忙碌劳累，到了一定时候都会到外面放松心情、休息度假。没有什么崇高的目标，我自己从不讳言旅行时的乐观天性，直接的反应是好玩、好看、好吃，平时社会丑陋痛苦贫穷的事物我们见得多了，希望见识到更多真善美的东西。东瑞

也没有为取得写作资料才旅行，有很多地方，他回来只字未写；有真实、深刻感触的，东瑞才写，因此他的游记言之有物，我称为“好读”。

最后一辑《山水琴》，都是散文诗文体，有写香港的，也有写外地的。东瑞曾经跟我说过，有一些游览过的地方，感受比较零碎，很难集中或有个什么主题，他就会用散文诗的形式把感受写出来，有不少朋友很喜欢他此类文体，比一般散文精致，又完全不雕琢，没有无病呻吟之弊，恰到好处。

东瑞生性不爱受束缚，崇尚自由。虽然人很随和，但也有一些渴望了解的东西。如他到槟城要看相机博物馆，到挪威对维格兰雕塑公园特感兴趣，有时是那些不为一般人注意或看重的地方，他都会很用心去游览参观。去什么地方，我们通常有一些小计划，没有什么大的分歧和争执；有比较深的感触时他回来经过一番思想的过滤就会动笔。东瑞的游记笔触朴实、实在，不喜空发议论，少有抽象离题的论述，但角度多变，擅于捕捉和发掘，感触细致，纵然批评，也温柔敦厚。他常常对我说，我一